《心理科学进展》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理解时间与变化：质性纵向研究的理论、方法及前瞻

作者：王广新 熊艳 秦俪轩 尚佳一 袁晨曦 索欣怡 刘佳怡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论文《理解时间与变化：纵向质性研究的理论、方法及前瞻》以 LQR 为对象，对完善心理学质性研究方法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但文章在行文和逻辑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建议完善后再审。文章存在以下问题有待完善：

意见 1：文章引言部分各段之间的逻辑有段乱，对于提出作者所要解决的问题的逻辑并不清晰，从而使得文章的“问题意识”被弱化。此外，部分表述不够准确，比如对“方法论”的定义就不太准确，方法论不仅仅针对社会现象。将解释主义的认识论理解为主观主义也待商榷（主观主义的表述，会给质性研究带来麻烦）。建议作者对基本的理论问题，要表述清楚。引言的倒数第二段提到“传统的质性研究”，请问作者所说的“传统的质性研究”是什么？因为质性研究包括许多方法论和具体技术差别很大的许多研究方式，以前的许多质性研究也是考虑时间因素的，比如叙事心理学和心理传记，那么，这两种研究是否属于传统质性研究？如果不是，那么它们与 LQR 又是什么关系？这又回到了本段提出的问题，LQR 是否是一种独立的方法论？很显然，这个问题需要澄清。如果是，理由何在？评价一种方法论是否独立的标准是什么？不要自说自话。并且，LQR 与本段说说的“其他质性方法”是否是泾渭分明的？建议作者简要对比常见心理学的质性研究方法所隐含的时间观及处理时间的方式。这样才能提出本研究的问题。（另有部分问题批注在正文中，请参阅。）

回应：感谢审稿人提出的深刻且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首先，关于质性纵向研究（QLR）是否为一个独立的方法论，学界是存在争议的。笔者对这些争议进行了梳理，针对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本文修改如下：

QLR 是否构成一种完全独立的方法论（Methodology），在学术界尚存争议（Orr & Balmer,

2025）。一方观点认为，当 QLR 应用于叙事探究、民族志等范式时，它主要被视为一种突出时间维度的数据收集策略或研究设计，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仍依附于所嵌入的母范式（如解释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另一方观点则认为，QLR 已发展出独特的时间哲学、一套关于变化过程的核心假设、专门的研究设计逻辑与分析框架，使其超越了单纯的技术组合，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新兴方法论（Balmer et al., 2021; Neale, 2019, Orr & Balmer, 2025）。

本文采纳后一种立场并基于如下考量：首先，QLR 的核心是探索“变化如何展开”，聚焦于“旅程”而非“快照”，这构成了其独特的研究问题域。其次，QLR 对时间进行了深刻的概念化重构（如“固定时间”与“流动时间”的整合），这不仅是技术调整，更涉及认识论的转变——将对时间与变化的理解置于分析的核心（Saldaña, 2003），这是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它发展出了如“三链分析”（主题链、个案链、时间链）等独有的分析程序，以系统性捕捉动态过程（Silverio et al., 2020）。最后，长期的追踪催生了独特的研究伦理与关系价值论(Gordon, 2021)，强调信任、互构与反身性（Balmer et al., 2021）。因此，本文将 QLR 作为一个具有独特理论内核与方法体系的方法论框架进行梳理，为心理学及相关领域提供理论参照与方法指引。

关于“以前的许多质性研究也是考虑时间因素的，比如叙事心理学和心理传记，那么，这两种研究是否属于传统质性研究？如果不是，那么它们与 LQR 又是什么关系”？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对原文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并且给与相应回应。

质性纵向研究并非“范式革新”或者是“范式转型”，它和传统视角的质性研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在于，传统视角下的质性研究，即便在追踪时间（如进行生命史访谈），也常将时间作为故事发生的自然背景或叙事载体。其时间视角通常是回顾性的，缺乏前瞻性的追踪设计，对“时间性”本身缺乏明确的理论化和方法操作，容易将动态的生活经验固化为静态的主题描述。质性纵向研究将“时间性”（temporality）与“变化过程”（process）从背景推至分析的前台，对其进行自觉的理论概念化与方法操作化，并发展出专门的研究设计、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体系（Balmer et al., 2021; Neale, 2019）。QLR 的独特贡献在于其前瞻性设计与递归性交互所实现的、对“变化中的意义建构”的即时性与过程性捕捉，这是对回溯性叙事研究的重要补充与深化。

质性纵向研究和传统视角的质性研究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数据收集上，围绕时间和变化这两个核心，既可进行前瞻性研究，即在事件开始时介入追踪，也可进行回顾性研究，即利用现有档案或生命史访谈进行回溯性构建，或将两者结合。这种灵活性策略可以确保研究围绕研究问题的“时间性”和“变化性”展开。质性纵向研究和传统视角的质性研究还表

现在扎根理论、叙事研究等经典方法的时序化融入，本质上是将“变化”和“过程”作为核心分析范畴注入其原有的分析逻辑之中。这要求研究者在整个分析过程中保持一种“时序意识”，最终实现对社会生活动态性的理论化把握(Balmer et al.,2021)。

意见 2： 2.1 的第一句“传统研究设计中的时间观”是指什么？是传统的心理学的时间观？还是传统质性研究的时间观？从第二句来看，作者说的似乎是自然科学取向心理学的时间观，而非人文心理学的时间观。因为人文心理学从一开始，对时间的定义就并非是作者所说的“传统的时间观”，现象学一开始就对时间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既然时间观如此重要，作者在此处有必要对心理学质性研究中的时间观进行一个历史和逻辑的梳理。

回应：感谢审稿人提出的深刻意见。针对“传统研究设计中的时间观”我们进行了梳理，涵盖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两方面。传统横断面研究常通过单一时间点捕捉静态现实表征，难以充分呈现人类经验的动态本质。这种局限促使研究者更加自觉地从方法论上反思和拓展研究的时间向度。量化研究中的纵向追踪设计，通过在多个固定时间点对同一群体进行标准化测量，使用增长模型、交叉滞后模型等统计工具，致力于追踪变量间的动态关系、识别群体层面的变化趋势与因果路径。然而，量化研究的纵向追踪设计常常将时间概念化为线性、同质、客观的“固定时间”，简化为钟表刻度或数据收集间隔。这虽然能有效分析宏观趋势和相关性，但难以捕捉个体主观的时间体验、意义重构过程以及行为与情境相互塑造的动态复杂性。传统视角下的质性研究，即便在追踪时间（如进行生命史访谈），也常将时间作为故事发生的自然背景或叙事载体。其时间视角通常是回顾性的，缺乏前瞻性的追踪设计，对“时间性”本身缺乏明确的理论化和方法操作，容易将动态的生活经验固化为静态的主题描述。近十余年来，质性研究方法论文献中一个显著的趋势是，将“时间性”（temporality）与“变化过程”（process）从背景推至分析的前台，对其进行自觉的理论概念化与方法操作化，并发展出专门的研究设计、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体系（Balmer et al., 2021; Neale, 2019）。这种聚焦于“如何通过时间研究变化”的方法论自觉与系统化整合，构成了本文讨论的核心，即“质性纵向研究”（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Research, QLR）。质性纵向研究，也常被称为纵向质性研究（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Research, LQR）,本文为行文统一，采用质性纵向研究指代。

意见 3：2.1 第一段从开始的“时间观”到本段结束时的“主观时间流”之间存在严重的逻辑断裂。二者是什么关系?LQR 所研究的到底是主观时间还是客观物理时间？其依据何在？

回应：感谢审稿人提出的深刻且具有建设性的意见。针对您提出的问题，我们已经对原文的逻辑和行文进行了必要的修改。质性纵向研究的理论力量，源于它对“时间”多元概念化与整合。质性纵向研究并非简单区分时间的“主观”与“客观”，而是通过四重相互强化的理论操作实现的。首先，是核心研究视角转型——从静态比较转向过程追踪（跨越时间→穿越时间）；其次，是接纳并整合关于时间本质的洞见——视时间为兼具结构性与情境性的社会建构（固定时间与流动时间）；通过嵌套式时间分析，实现微观时间和宏观时间的动态互构；最终，通过时序、节奏与关键转折等操作化工具解码生活经验中动态的“时间性”。这四者共同构成了 QLR 理解社会与心理“变化”的理论内核。逻辑架构遵循“如何看（视角）→ 看什么（对象/理论）→ 如何用（工具）”的实践逻辑。

整体框架的修改

2 QLR 理论内核：时间性的多元概念化与整合

2.1 核心视角的转型：从“跨越时间”到“穿越时间”

2.2 时间观的整合：固定时间与流动时间的共存

2.3 微观-宏观时间性的动态互构

2.4 解码时间性：时序、节奏与关键转折

2.1 核心视角的转型：从“跨越时间”到“穿越时间”具体修改为：

QLR 的视角转型的核心在于，将研究焦点从静态、线性的“跨越时间”状态比较，转向动态、过程性的“穿越时间”经验追踪，以深入揭示变化如何发生的内在机制（详细修改请参阅原文中的 2.1，2.2 部分）。

意见 4：2.2 的开篇也非常突兀，缺乏与上文的逻辑衔接。怎么突然就提到“穿越时间”的话题？这和前文的论述是什么关系？

回应：感谢审稿人提出的深刻且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因为文章的整体逻辑架构已经修改，请老师参阅上一条回复。梳理了跨域时间-穿越时间，固定时间和流动时间、微观时间-宏观时间、时序、节奏与关键转折等 QLR 理论内核的内在逻辑。

意见 5：总体而言，文章没有清楚的“研究问题”，作者对方法论与该方法论所衍生的具体方法技术缺乏逻辑上的区分，建议作者先系统介绍 LQR 背后的方法论依据，然后再谈 LQR 的具体技术，以及这些技术如何解决传统心理学质性研究方法所未能解决的问题。但很显然，

从后文作者的介绍来看，LQR 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方法或者方法论，它是一个方法模块，可以让许多质性方法更好地发挥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文章最后部分谈该模块的优点和局限的行文逻辑是否也要发生变化了？

回应：您提出的关于 LQR 是“独立方法论”还是“方法模块”的质疑极具启发性。在我们的修改稿中，我们综合多位权威学者（如 Balmer & Richards, 2021; Orr & Balmer, 2025）的观点，明确将 LQR 界定为新兴方法论。详细依据见回复 1。

LQR 在操作层面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能够策略性地吸纳和改造其他成熟质性方法（如叙事分析、扎根理论）的具体技巧，将其“时序化”。这正是 LQR 作为一种“整合性方法论”的优势所在，它通过其核心的时间框架，驱动和重组了这些方法，服务于其对“过程”的分析目标，而非仅仅是被动地“辅助”它们。

我们同意，文章不应模糊其方法论地位。修改后的文章，已系统地将 QLR 作为一种具备独立理论内核、独特研究视角和整合性方法策略的“方法论”进行阐述，其目的是为研究动态过程提供一个全新的体系，而非零散的工具清单。

感谢您指出文章逻辑需要更清晰的问题。这正是我们本次修改的重心，我们已严格按照“方法论依据 →方法实践 →质量评估”这一逻辑链对全文进行了重构：在引言部分，我们明确指出了传统心理学断面研究在处理“时间”的局限性，从而引出 QLR 的核心研究使命即是追问“心理与社会现象是如何在时间中生成与演变的”。文章的核心论点即是为回答这一根本问题提供一套方法论方案。然后从质性纵向研究的理论内核-方法实践和质量评估三个维度系统展开，我们试图清晰地展示，独特的理论视角（方法论）引领和决定了具体的研究设计与操作（方法），以及通过案例介绍这些方法如何回应“心理与社会现象是如何在时间中生成与演变的”这一主题。

意见 6：文章在介绍新方法的时候，缺乏与国内质性心理学的研究实践结合，或者来回应现有的研究不足也行啊，要不然，本文只是介绍了一种国外的方法？

回应：感谢审稿人提出的深刻且具有建设性的意见。的确，在初稿写作中，只介绍了国外关于质性纵向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进展，忽视了与国内质性心理学的研究实践结合。在修改稿中，3.2.3.1 扎根理论、叙事分析等经典方法的时序化融入中，提到了我国学者以扎根理论为基础，对“人神关系”概念的纵向编码与阶段划分，实现了对主观体验的时间性重构（张

秀敏, 杨莉萍, 2018)。发现基督徒祷告关系呈现“Ⅰ期（偏理性信靠）→Ⅱ期（理性与非理性并存）→Ⅲ期（融合为一）”的三个阶段演进——本质上触及了“时序变化”这一纵向研究的核心议题。

审稿人 2 意见：

心理现象具有流变性、情境性和过程性的特点。传统量化研究基于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大多采用自陈式问卷或量表施测的方式开展研究，无异于“刻舟求剑”，或“用一把竹尺丈量有弹性的布料”，由于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不适配而广受批评。而质性研究最重要的特点是强调“语境（context）”，即任何心理（无论状态还是过程）都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发生的。因此，质性研究要求将时空情境纳入对数据资料的收集和考察。时间线的纳入让质性研究对资料的收集更丰富，数据分析更全面，研究结果更可信。

“理解时间与变化：纵向质性研究的理论、方法及前瞻”一文揭示了 LQR 将时间线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或维度（而不是仅作为研究背景）纳入研究这一显著特征，并对如何进行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做了较为细致的阐释。就此而言，这篇文章有意义，可以引导读者更多关注和理解质性研究不同于量化研究的特点及优势。与此同时，这篇文章也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

意见 1：作者将“纵向质性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范式革新”或“范式转型”，这种说法有问题。使用“纵向质性研究”（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research）这个词容易误导读者，似乎还存在另一种“横向质性研究”。事实上，从该文的参考文献中也可以看出，英文作者更多使用“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research”即“质性纵向研究”这一概念，特指在质性研究中更多重视和突出时间维度的那一部分研究。揭示和描述人的心理或行为“跨越时间”（Over time）或“穿越时间”（Through time）的变化是质性研究的显要特点。正如作者在“3.1”和“3.2”中用大量篇幅引入叙事研究、摄影发声（Photo-voice，通常译作“影像发声”）以及扎根理论方法等作为 LQR 如何进行数据收集、数据分析的样例。此外，田野研究、行动研究、心理传记等同样具有跨（穿）越时间的性质，都将伴随时间推移、情境变化而发生的心理变化纳入了研究范畴。文中谈到的生命历程（或生命线）访谈、共时性分析、历时性分析、轨迹分析等也是叙事研究、心理传记研究等常用的方法。因此，所谓“纵向质性研究”并非某种独立的质性研究范式，这里不存在作者所说的“范式转型”或“范式革新”。

回应：感谢审稿人提出的深刻意见。您对术语使用、质性纵向研究与既有质性方法关系的剖析，促使我们对文章的核心立论进行更为审慎和精确的梳理。审稿人指出的“质性纵向研究”（QLR）这一术语在英文文献中更为常见，我们也将在修改中予以注明和澄清。我们会调整“范式革新”等可能引起误解的绝对化表述，强调其是质性研究在应对动态性问题时的“系统化整合”。在描述数据收集与分析时，会更突出 QLR 如何“纵向化”或“过程化”改造现有方法，而非暗示其发明了全新方法。

意见 2：作者写到，与习惯于“前、后测”或站在某个时间点上回溯事件发生过程的“传统研究”相比，LQR 可以通过时间视角揭示动态变化，“这是传统质性方法无法实现的”。但实际上，基于回溯性访谈同样可以探索和揭示心理发展的动态过程。正如作者所说，“从同一组参与者处多次收集数据，以捕捉其经验随时间的演变”的递归策略确实有利于深化对“变化”过程的理解。但也应考虑，研究都是有计划性的，而作为观测对象的心理事件并不总能按照研究者的设计在某个研究周期内发生，这使得研究者较少有条件追踪某个现实的心理事件如何随时空情境变迁而逐步展开的全过程。

回应：感谢审稿人提出的深刻且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这两点确实触及了纵向质性研究的方法论核心与实践关键。我们非常认可审稿人的观点，质性纵向研究并非“范式革新”或者是“范式转型”，它和传统视角的质性研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区别在于，传统视角下的质性研究，即便在追踪时间（如进行生命史访谈），也常将时间作为故事发生的自然背景或叙事载体。其时间视角通常是回顾性的，缺乏前瞻性的追踪设计，对“时间性”本身缺乏明确的理论化和方法操作，容易将动态的生活经验固化为静态的主题描述。质性纵向研究将“时间性”（temporality）与“变化过程”（process）从背景推至分析的前台，对其进行自觉的理论概念化与方法操作化，并发展出专门的研究设计、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体系（Balmer et al., 2021; Neale, 2019）。QLR 的独特贡献在于其前瞻性设计与递归性交互所实现的、对“变化中的意义建构”的即时性与过程性捕捉，这是对回溯性叙事研究的重要补充与深化。

质性纵向研究和传统视角的质性研究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数据收集上，围绕时间和变化这两个核心，既可进行前瞻性研究，即在事件开始时介入追踪，也可进行回顾性研究，即利用现有档案或生命史访谈进行回溯性构建，或将两者结合。这种灵活性策略可以确保研究围绕研究问题的“时间性”和“变化性”展开。质性纵向研究和传统视角的质性研究还表

现在扎根理论、叙事研究等经典方法的时序化融入，本质上是将“变化”和“过程”作为核心分析范畴注入其原有的分析逻辑之中。这要求研究者在整个分析过程中保持一种“时序意识”，最终实现对社会生活动态性的理论化把握(Balmer et al.,2021)。

研究者较少有条件追踪某个现实的心理事件如何随时空情境变迁而逐步展开的全过程。这是纵向研究（无论是质性还是量化）面临的普遍现实挑战。样本流失、事件不可预测性确实是难题。这正是 QLR 致力于解决的核心挑战之一。我们在文章中在数据搜集部分了增加质性纵向研究在数据收集的两种策略（前瞻性和回塑性）。在样本流失问题上提到“深度与广度结合的样本策略”来主动应对这一现实困难，从而增强方法的现实可行性论证。同时，从经典质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叙事）的时叙化融合角度阐述了 QLR 研究的连贯性和可行性。

意见 3：文中很多观点或讨论与其说针对 LQR，更像是在描述质性研究的普遍性特点。以“5.3 前沿趋势与未来方向”为例，这一部分谈了 3 点，包括“质与量的方法融合与混合设计”，“技术赋能与数据分析”以及“应用深化和领域拓展”，这几点对于 LQR 并不具有特异性，应该是质性研究整体的发展趋势与未来方向。

回应：感谢审稿人提出的深刻且具有建设性的意见。确实，如您所说，方法融合、技术赋能和应用拓展是当前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尤其是质性研究领域共同关注的趋势。普遍趋势在 QLR 框架下被“时序化”和“过程化”了，其目标、设计与挑战都围绕“捕捉并解释动态变化”这一 QLR 专属任务而展开。方法融合、技术赋能与应用拓展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共同趋势，但 QLR 对这些趋势的吸纳与实践具有其方法论上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源于 QLR 将“时间”与“变化过程”置于分析核心的根本立场，并被转化为一系列旨在更精准捕捉、更深入解释历时性变化的具体策略、技术与研究方向。正是对“变化”研究的专注，使得 QLR 在推进这些趋势时面临独特的机遇、挑战与创新路径。我们已经对 5.3.1 方法融合与混合设计，5.3.2 技术赋能与数据分析全文进行了修改。同时，在各个章节，针对 QLR 的特异性进行了说明。

意见 4：文中多次提到“时间二元论”这一概念。“二元论”多数时候特指哲学二元论，关涉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又延伸出语言二元论、时间二元论等，各自有其特定含义。“时间二元论”的概念最早由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特指时间同时具有客观

性和主观性（二元特性）。作者将时间的固定性和流动性称为“时间二元论”，应考虑是否严谨。

回应：感谢审稿人提出的深刻且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在全文中，将容易引起歧义的 “时间二元论”替换为直接使用文献中的核心表述 “固定时间与流动时间的整合”。特指纵向质性研究领域为捕捉动态过程所必须处理的、并存且交织的两种时间属性——即作为客观框架的固定时间与作为主观体验的流动时间。这一区分源于 Barbara Adam 的社会时间理论及希腊概念 Chronos/Kairos，是 QLR 方法论创新的理论基石。

2 QLR 理论内核：时间性的多元概念化与整合

2.1 核心视角的转型：从“跨越时间”到“穿越时间”

2.2 时间观的整合：固定时间与流动时间的共存

2.3 微观-宏观时间性的动态互构

2.4 解码时间性：时序、节奏与关键转折

质性纵向研究的理论力量，源于它对“时间”多元概念化与整合。质性纵向研究并非简单区分时间的“主观”与“客观”，而是通过四重相互强化的理论操作实现的。首先，是核心研究视角转型——从静态比较转向过程追踪（跨越时间→穿越时间）；其次，是接纳并整合关于时间本质的洞见——视时间为兼具结构性与情境性的社会建构（固定时间与流动时间）；通过嵌套式时间分析，实现微观时间和宏观时间的动态互构；最终，通过时序、节奏与关键转折时间等操作化工具解码生活经验中动态的“时间性”。这四者共同构成了 QLR 理解社会与心理“变化”的理论内核。通过术语替换和明确界定，避免了“时间二元论”的哲学僭越之嫌，将讨论牢牢锚定在方法论范畴。逻辑内生且清晰：架构遵循“如何看（视角）→ 看什么（对象/理论）→ 如何用（工具）”的实践逻辑。

意见 5：作者在引言部分说，“LQR 具备独特的时间哲学、研究设计框架和理论整合要求，使其超越单纯的数据收集方法，成为一种独立的方法论。”但 LQR 显然并不是一种“方法论”。“methodology”既可以翻译成“方法论”，也可以理解为“一套方法”。LQR 可以作为质性研究中突出时间变量的一套方法，但并不是可以与世界观、认识论相提并论的“方法论”。作为质性研究的 LQR，其方法论可以是解释学、现象学、后实证主义或社会建构论。

回应：感谢审稿人提出的深刻且具有建设性的意见。针对这一建议，本文修改如下：

QLR 是否构成一种完全独立的方法论（Methodology），在学术界尚存争议（Orr & Balmer, 2025）。一方观点认为，当 QLR 应用于叙事探究、民族志等范式时，它主要被视为一种突出时间维度的数据收集策略或研究设计，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仍依附于所嵌入的母范式（如解释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另一方观点则认为，QLR 已发展出独特的时间哲学、一套关于变化过程的核心假设、专门的研究设计逻辑与分析框架，使其超越了单纯的技术组合，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新兴方法论（Balmer et al., 2021; Neale, 2019, Orr & Balmer, 2025）。

本文采纳后一种立场并基于如下考量：首先，QLR 的核心是探索“变化如何展开”，聚焦于“旅程”而非“快照”，这构成了其独特的研究问题域。其次，QLR 对时间进行了深刻的概念化重构（如“固定时间”与“流动时间”的整合），这不仅是技术调整，更涉及认识论的转变——将对时间与变化的理解置于分析的核心（Saldaña, 2003），这是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它发展出了如“三链分析”（主题链、个案链、时间链）等独有的分析程序，以系统性捕捉动态过程（Silverio et al., 2020）。最后，长期的追踪催生了独特的研究伦理与关系价值论(Gordon, 2021)，强调信任、互构与反身性（Balmer et al., 2021）。因此，本文将 QLR 作为一个具有独特理论内核与方法体系的方法论框架进行梳理，为心理学及相关领域提供理论参照与方法指引。

意见 6：在“4 LQR 质量评估”部分，作者将“可靠性（研究是否可重复）”作为 LQR 质量评估的一个方面。但质性研究的“可靠性”与经验实证研究的“信度”并非同一个概念。基于质性研究的方法论以及人的心理的过程性、情境性等特点，质性研究从不强调（或不检验）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而是更重视其实践意义，即研究结果对于参与者和非参与者的可理解性、解释力和启发性。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您关于“可靠性”概念的指正非常关键，我们完全赞同。质性研究（尤其是纵向设计）的方法论立场确实不追求量化范式下的“可重复性”，因为人的经验、意义建构与社会互动具有强烈的情境性、过程性与唯一性。在修改稿中，我们已经对相关表述进行了如下修正：

我们将“可靠性”明确修正为 “可依赖性”，并借鉴近年纵向质性研究的方法学讨论，将其定义为对研究过程的逻辑一致性、透明性与可审查性的评估，而非对结果可重复性的检验。QLR 的质量侧重于其他质性方法共有的方面，如可信度、可转移性（研究结果是否与其他情境产生共鸣）、可确认性（其他研究人员是否能证实解释）和可依赖性（研究过程的

决策逻辑与演变轨迹是否清晰、透明）。

意见 7：文中有一些句子语义不清，可能是病句。例如，“摘要”第一句：“纵向质性研究（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Research, LQR）是一种通过……，以深入揭示个体或群体在生命历程、心理状态与社会行为等动态过程与内在机制的研究范式。”又如，在“2 LQR 理论内核：时间的多元概念化”标题下，第一自然段的结尾，“这种范式转型要求研究者必须与时间观念、个体生命中的变化与转型过程，以及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持续意义重构进行深入的理论与实证互动(Neale, 2019)”。再如，在正文“5.1 LQR 的理论、方法论贡献”最后一自然段，突然出现一个英文缩写“NLP”。笔者在参考文献中查到，可能是指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自然语言处理）。像这类语言表述上的瑕疵，文中还有一些。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已经修改了摘要部分和文中的语言瑕疵。尽可能做到流畅、规范，感谢您的建议。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当作者将 LQR 在于传统的质性研究进行对比讨论的时候，其他的/传统的质性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伞概念，本身就没有很强的同质性，因此，文章还是面临一个问题，是否可以列表将传统代表性的质性研究在处理时间问题上具体存在怎样的不足进行展示？同时，文章对国内代表性讨论心理学即邻近学科的质性方法的文章只提到一篇，其实已经有不少的讨论，既有许多论文，也有代表性的著作和译著，作者都没有涉及，因此，作者在以传统质性研究为靶子的时候，问题意识还是不够强化。比如，你具体说出叙事分析、扎根理论和心理传记等质性分析方法，在处理时间问题方面存在哪些不足？而 LQR 又是如何弥补的？

回应：感谢审稿人提出的这一深刻且关键的意见。您指出的两点——对传统质性研究方法时间处理局限的对比需更具体，以及对国内相关文献的覆盖需更全面——确实切中了本文在论证清晰度与本土对话性上可以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我们完全赞同您的看法，并已在修改中对此进行了针对性加强，具体回应如下：我们完全同意，笼统地谈论“传统质性研究”的不足确实容易因其内部的异质性而削弱论证的力度。为此，我们在本次修改中，在 2.1 节“澄清

与定位：QLR 与传统质性研究中的时间性”中增设了专门的对比论述。指出“叙事研究、扎根理论、心理传记等方法，旨在理解生命历程与意义建构（Polkinghorne, 1995; Corbin & Strauss, 2015），可视为对时间性的一种广义探索，共享社会建构论根基（Neale, 2019）”。突出传统质性研究的共有局限，“然而，在此广义视角下，时间常被视为背景或叙事载体（Balmer et al., 2021）”。通过对比，突出 QLR 的前瞻性追踪、递归策略、时间维度内嵌于数据生成过程、三链分析、轨迹分析等技术。在后继讨论中着重于 QLR。

后继修改中，我们又补充了 2 个表格。分别是表 2 质性纵向研究中递归横断面分析与轨迹分析的比较和表 3 质性纵向研究（QLR）成果呈现类型与质量关联（基于 Audulv et al., 2023）。囿于篇幅限制，所以，本次修改没有以列表将传统代表性的质性研究在处理时间问题上具体存在怎样的不足进行展示。

您指出我们此前对国内学界丰富讨论的关注不足，这一批评十分中肯。在修改中，我们已着力补充和强化了国内研究的声音：

在引言部分，我们增补了国内关于留守儿童社会适应（Liu et al., 2023）及大学生自杀见证者死亡观演变（李波 等, 2025）的质性研究和张秀敏、杨莉萍（2018）对基督徒“人神关系”的纵向扎根理论研究作为引子，说明国内学者已敏锐触及“变化”议题。

在前沿展望部分（5.3.3），我们明确将身份发展、家庭与代际关系、学习过程及心理干预变化等列为 QLR 在中国心理学中的应用深化的重点领域，旨在引导与国内现有研究议题进行更深入的对话。

意见 2：作者还是没有很好地区分方法和方法论的关系，方法论是元理论层面的内容，是非常根本的，而方法更多的是经验和技术层面的内容，建议作者在讨论方法论的时候，注意这方面的逻辑区分。

回应：衷心感谢您对本文细致深入的审读及提出的宝贵意见。您指出文章在论证 QLR 为独立方法论方面尚不充分，这一意见非常中肯，直指文章论证逻辑的核心。我们完全赞同您的看法，并对文稿进行了针对性修改与调整。我们删除了“独立方法论、新兴方法论”等绝对化表述，明确指出 QLR 是质性研究在应对动态性问题时的 “系统化整合”，而非宣称其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新范式。

意见 3：作者强调 LQR 是一种独特的方法论，所面临的问题是，它与传统质性方法论存在

怎样的关系？作者的回答是“质性纵向研究并非‘范式革新’或者是‘范式转型’，它和传统视角的质性研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显然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传统质性方法的方法论基础主要是现象学、解释学和存在主义，请问，LQR 的方法论是什么？与这三者是什么关系？此处的问题，可能还是在于作者没有区分清楚方法论本身的层次以及方法同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建议参考理论心理学领域关于方法论的讨论。

回应：感谢审稿人关于方法论层次的深刻追问。您的意见切中要害，促使我们对 QLR 的定位进行了更审慎的澄清。我们完全赞同，不应模糊方法论本身的层次，也不应将 QLR 与传统哲学方法论（如现象学、解释学）置于同一层面进行并列或对立。

在最终的修改稿中，我们已彻底删除了关于 QLR 为“独立方法论”的绝对化表述，并对全文相关论述进行了系统性修正。

……

审稿人 2:

作者认真考虑了第一轮审稿意见和建议，对原文做了多处修补。但问题在于，作者仍坚持将质性纵向研究（QLR）作为一种“新兴方法论”，并以此作为文章的核心立论。这一观点在审稿人看来是站不住脚的。

意见 1：方法论与世界观、认识论是构成某种哲学体系的三大基本要素。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有着与其相对应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质性研究基于四种方法论，即实证（后实证）主义、现象学、解释学和社会建构论。这四种方法论相互独立，彼此之间界线（区别）和关系十分明晰。如果将 QLR 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那么，这种方法论对应于怎样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它与质性研究的其他方法论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区别和联系？对这些需要系统论述。

回应：感谢审稿人关于方法论层次的深刻追问。在最终的修改稿中，我们已彻底删除了关于 QLR 为“独立方法论”的绝对化表述，并对全文相关论述进行了系统性修正。

意见 2：从文中对于 QLR 的诸多特征描述来看，并未超出社会建构论方法论范畴。社会建构论强调现象、事件（包括人的心理）随时间流逝而发展变化的过程性、流动性和生成性。例如，建构扎根理论便强调针对社会性过程开展研究。在生命线访谈、叙事研究中也会使用

共时性、历时性、轨迹分析等技术。这些研究通常被认为基于社会建构论的方法论。问题仅在于，现阶段很多研究者对于社会建构论方法论的理解和掌握存在不足，尚未将其所倡导的“纵向研究”的特点充分发挥出来。

回应：我们完全同意，社会建构论关于现实（包括心理现象）在互动中持续生成、流动与演变的核心主张，是 QLR 与许多传统质性方法（如叙事研究、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共享的根本哲学方法论。在修改稿的 2.1 节“澄清与定位”中，我们已明确承认了这种渊源与共享的根基。您指出的“现阶段很多研究者……尚未将其所倡导的‘纵向研究’的特点充分发挥出来”，恰恰是 QLR 致力于解决的核心问题。QLR 并非要推翻或替代社会建构论，而是直面其在经验研究中的“实施鸿沟”。QLR 实质性地推动和深化了社会建构论方法论在经验研究中的应用，帮助研究者克服您所指出的“理解与掌握不足”的困难，从而真正“充分发挥”纵向研究的潜力。

……

审稿人 3 意见：

意见 1：文章试图将 QLR 界定为具有独立理论内核和方法体系的新兴方法论，但相关论证尚不充分，全文主要是论述的是如何做这个纵向研究，因此建议不从方法论高度来说明，避免过度拔高。此外个别表述也要防止过渡拔高，具体见文中批注。

回应：您好！衷心感谢您对本文细致深入的审读及提出的宝贵意见。您指出文章在论证 QLR 为独立方法论方面尚不充分，并建议避免过度拔高其定位，这一意见非常中肯，直指文章论证逻辑的核心。我们完全赞同您的看法，并对文稿进行了针对性修改与调整。我们删除了“独立方法论、新兴方法论”等绝对化表述，明确指出 QLR 是质性研究在应对动态性问题时的“系统化整合”，而非宣称其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新范式。

意见 2： 引用的例子，主要来自医学教育、慢性病适应等国外研究，可以适当的用一些心理学的例子并增加国内质性研究例子。国内近几年质性研究已经有较大的发展，建议多用一些国内心理学质性研究的例子，例如身份发展、夫妻冲突应对、学习过程、咨询与干预变化等，以增强文章的学科贴近性与本土解释力。

回应：已补充的国内心理学实例：在引言部分，我们增补了国内关于留守儿童社会适应动态

过程（Liu et al., 2023）及大学生自杀见证者死亡观演变（李波 等, 2025）的质性研究。在“3.2.2 轨迹分析”中，我们引入了中国学者对 ICU 患者创伤后成长（PTG）心理转化轨迹的质性纵向研究（Li et al., 2025），作为方法应用的心理学范例。

诚如您所言，为使例证更系统、更具代表性，我们在“5.3.3 应用深化与领域拓展”部分，围绕中国快速社会变迁下的心理适应、文化价值观的代际传递与转化，以及本土化干预措施（如心理咨询、心理健康项目、教育政策或社区支持方案）在实际情境中如何被接受、调整并产生效果的动态历程进行了研究展望，以具体展现 QLR 在本土心理学议题中的解释潜力。

意见 3：对 QLR 区别于传统质性研究方面及 QLR 的特异性方面，下面有关表述还不够突出与具体，需要进一步补充说明。

回应：通过新增“2.1 澄清与定位”一节，辨析了 QLR 与传统质性研究（如叙事、心理传记）的联系与区别，首先承认叙事研究、扎根理论等传统方法共享社会建构论根基，并通过对生命历程与意义的探索，可视为对“时间性”的广义探索。这避免了将 QLR 与传统方法截然对立。随即指出，在这些传统视角下，时间常作为“背景”或“载体”，其研究多依赖回溯性叙述（如一次性生命史访谈），难以捕捉意义的即时建构与变化的具体机制，易将动态经验固化为静态主题。再指出 QLR 的前瞻性追踪与递归性策略，三链分析、轨迹分析等专门技术。

意见 4: 文中介绍的重复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时间线绘制、数字日记、影像发声等内容同时也是质性研究或社会科学方法常使用的方法，因此在表述这些方法时需进一步明了在 QLR 研究中的特性。建议对此部分内容进一步加强比较和总结，说明不同方法分别适用于何种“时间—变化”问题，以及彼此之间如何互补，分别更擅长捕捉意义重构、情境演化还是关键转折。

回应：谢审稿人的意见。修改稿中，在 3.1.3.1 时间线条与地图绘制，3.1.3.2 数字日记与媒体记录以及 3.1.3.3 影像发声法均加入了 QLR 研究中的特性的阐述。如“QLR 的纵向语境下，时间线绘制常被用于多个时间点。例如，在基线访谈中绘制初始时间线，在后续访谈中邀请参与者修订、添加或重新诠释基线上的事件与情感标记，从而直接、可视化地呈现其认

知、情感或叙事框架的演变过程。这使得时间线本身成为一个记录变化的动态分析工具”。“在纵向研究中，影像发声法的力量在于系列的积累与视角的变迁。参与者被邀请在不同时间点拍摄照片，反映其处境或关注点的变化。通过对比和讨论不同时期的影像及其诠释，研究者与参与者可以共同探索其视角、优先事项或自我定位如何随时间演变，从而捕捉用语言难以直接表达的动态变化”。

意见 5: 主题分析（随时间演变的主题）与时间线分析（随时间变化的模式）两者都是揭示时间的变化，有什么不同？请具体说明。

回应：修改稿中，明确了三链分析中，主题、个案和时间线的内涵。三链分析要求研究者同步推进三条交织的分析线索：(1) 主题分析，追踪核心概念或叙事模式（如“身份构建”、“社群形成”）其内涵本身随时间的演变；(2) 个案分析，深度理解每个参与者独特的故事与能动性；(3) 时间线分析（或曰“贯穿时间”分析），聚焦于变化过程的形式特征，如识别转折点、分析变化节奏（渐进/突变）、周期性与序列关系（Balmer et al., 2021）。

意见 6：轨迹分析核心价值是捕捉个体经历的连续性与转折点，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个体还是群体特征的变化？如果是群体特征。此方法与递归横断面分析有什么不同？

回应：修改稿中，进一步分析和比较了递归横断面分析和轨迹分析，新增加了表 2。 从核心研究焦点、数据收集与样本、分析策略与时机、典型分析过程、结果呈现的本质、优势、局限性几个方面对递归横断面分析与轨迹分析进行了比较。

意见 7：在扎根理论中，理论饱和指新数据不再产生新见解，那么质性纵向研究停止数据收集与编码是以什么为标准？请具体说明。

回应：修改稿中，经过文献查阅，确认了由于 QLR 研究现象持续演变，其理论饱和是动态且开放的。依据这些理论，我们进一步提出，QLR 理论饱和为判断是否达到“周期内饱和”。其核心内涵是，在当前研究周期所收集的全部时序数据中，关于核心研究现象（如某种心理适应过程）的理论范畴（类属）已得到充分发展——它们的属性与维度已被深度挖掘，变异形式已被识别，且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已被整合成一个能够自洽地解释“变化如何发生”的

过程模型。“周期内饱和”为 QLR 提供了一个合理且严谨的终点。同时，这一概念本身就蕴含着对时间开放性的承认。它明确限定于“当前研究周期”，从而坦然接纳这样一种可能性——倘若追踪时间延长或情境发生重大转变，既有的理论框架可能需要被修正、拓展，甚至新的变化模式可能会涌现（Neale, 2019）。

意见 8：文中提到“长期研究分阶段聚焦，间歇期整合广度分析”，请进一步具体举例说明，以方便读者掌握。

回应：文中根据这一论断，给出了适当的例子。具体而言，对超长期生命历程研究（如追踪从童年至成年）可以采取分阶段聚焦的策略。研究者可以设定在参与者人生的关键过渡期进行密集深度访谈，例如：小学毕业时（聚焦学业适应与同伴关系）→初中升高中时（聚焦身份认同与自主性）→高中毕业时（聚焦生涯规划与价值观）。每个阶段都对核心子样本进行多次深入的数据收集。在研究的间歇期整合广度是指，在上述几个密集阶段之间（如相隔数年），研究者并非完全停止接触。他们会通过年度或隔年的简短问卷、祝福明信片或低强度电话随访，与整个原始大样本（包括非核心子样本）保持联系。这既能更新联系方式、减少流失，也能收集广泛的趋势性数据，为下一阶段的深度聚焦提供背景和线索 (Neale, 2018)。

意见 9：质量评估部分仍需统一术语与重心。第四部分强调 QLR 质量评估不仅涉及可信度、可转移性、可确认性和可依赖性，还要关注时间跨度效应、分析时序性、关系性和理论性，这一思路是合理的，尤其突出了“变化是否被充分捕捉与解释”这一核心焦点。但从全文口径看，仍建议进一步统一术语，避免残留“信度效度”式表达；同时可更突出哪些质量问题是真正由纵向设计带来的，如样本流失、研究关系演化、不同时间点材料的可比性与解释一致性等。

回应：感谢审稿人关于质量评估部分术语与重心的重要意见。我们已根据您的建议，对第四部分“QLR 质量评估”进行了针对性修改，核心调整如下：统一术语，彻底避免“信度效度”等量化表述。我们已全文核查并修正，明确采用质性研究范式的质量评估术语体系。我们将评估基础明确为 “可信度、可转移性、可确认性与透明性”，并特别强调 QLR 的核心在于评估对“变化”过程解释的可信度与深度 。文中已无“信度”、“效度”等不当表述。您在意见中指出的“研究关系演化”等问题，我们已在 4.3 节“提升 QLR 严谨性的核心策略”中予以呼应。例如，通过强调“参与者验证”和“持续的反身性控制”等策略，正是为

了确保在动态的研究关系中，数据的历时真实性与分析者的立场透明性能够得到保障，从而回应关系变化带来的质量风险。4.2 节系统阐述了评估 QLR 的三个时间性关键指标，它们直接源于纵向设计的独特性。其中长期投入的可靠性强调对样本维系、关系信任与设计连贯性的评估，直面“样本流失”这一纵向核心挑战。

意见 10：伦理讨论可增强具体性。文章提出伦理审查需贯穿研究全程，强调长期研究中的关系边界、脆弱群体保护、数据管理与成果发布风险，这些内容切中了纵向质性研究的特点。但目前仍偏原则性描述，建议结合具体研究情境进一步说明，例如长期跟踪中研究者如何处理角色模糊、参与者退出、重复访谈带来的情感负担等，以增强可操作性。

回应：感谢审稿人关于增强伦理讨论具体性与可操作性的重要意见。我们已在文中“5.2.3 伦理特殊性”部分进行了针对性补充与深化，核心修改如下：关于关系边界与角色模糊：我们以 Rooney（2015）关于亲密关系的研究为例，说明在长期互动中，知情同意如何从最初的口头沟通，演变为数据收集结束后补签书面文件，体现了同意过程的持续协商性与关系性本质。同时，我们明确提出通过撰写反身性日志、与团队定期讨论、预先准备支持资源等具体策略，来主动管理研究者的情感卷入与角色边界。关于重复访谈的情感负担与退出：我们指出参与者可能以“非正式退出”（如停止回复）表达意愿，要求研究者谨慎平衡样本维系与尊重自主权。同时，强调在访谈中遇到参与者显露较重情感负担时，能及时提供转介信息这一具体应对措施。

意见 11：表 1 的 3 个案例都一样，展示一个参与者数据即可，并请以该数据变化的说明揭示说明了什么，使读者更明了。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意见。已经按照修改要求，删除了多余部分。并且对表格中的数据进行了说明：主题 A（身份构建）中，参与者 Anna 的子编码（如“尝试可能自我”）频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型曲线。这表明在中期阶段（如 2017 年底至 2018 年中），个体处于积极探索和试验不同身份可能性的活跃期，随后这种探索趋于稳定或内化。主题 B（社群形成）中子编码（如“掌握术语体系”、“共享兴趣”）的频率则呈现持续增长或在高位维持的趋势。这表明随着时间推移，个体逐渐掌握群体内的话语体系，共享的实践与兴趣不断增加，社群归属感日益巩固。最关键的是，通过对比两条主题链的时间模式可以发现：身份构建（主题

A）的关键变化（如频率高峰）往往早于社群形成（主题 B）的巩固期。

意见 12：文中“慢性病患者自我管随时间的发展与维持模式，可以分为一致型、阶段型、按需型、过渡型四类”。这个例子的命名似乎对时间特征体现不够明显，国内质性研究有更能体现时间特征的例子，建议用更适合的例子。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意见。经过文献查阅，已经将这个例证替换为更加适合的，中国的质性纵向研究例子。中国学者通过为期 6 个月的追踪，在四个时间点（转入 ICU 后第 2 天、转出后第 1、3、6 个月）收集访谈资料，深入探究 ICU 患者创伤后成长的心理转化轨迹。研究者运用“时间汇集”策略，将不同时间点的数据进行整合与对比，系统考察核心主题的动态演变过程。研究清晰地描绘并区分出两种显著不同的心理成长路径：“升华型 PTG 轨迹”与“复合双路径型 PTG 轨迹”，从而揭示了 ICU 患者创伤后成长的异质性模式(Li et al.,2025)。

意见 13：可依赖性这个命名不太能体现该概念的实质性内容，可考虑改为透明性或者其他命名。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意见。已经修改。

意见 14：文中“在扎根理论中，理论饱和指新数据不再产生新见解”。建议表达改为“不再产生新信息”更准确，因为理论饱和指充分、完整，可停止数据收集与编码。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意见。经过反复权衡，修改为“理论饱和指新增数据不再对核心理论范畴提供新的属性、维度或关系见解”。理由如下：

“理论饱和”是扎根理论等质性研究方法中判断何时停止数据收集与编码的核心标准。其关键在于，新增数据是否还能对正在形成的理论做出实质性贡献，能够拓展、深化或修正理论范畴的属性、维度或范畴间的新关联方式（关系）。

最后，特别感谢您的意见和建议。它们都极富启发性和建设性，帮助作者更深入的思考问题，完善研究。

第三轮

审稿人 3 意见：

该文文章关注前沿趋势，体现出较好的方法视野。具有较强的学术与应用价值。系统梳理质性纵向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前沿，结构完整、逻辑清晰、实用性强，对开展相关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且作者针对专家意见做了较明确的修改与回应。

意见 1：核心概念界定可进一步明确，与相近研究范式的区分可更简洁突出。如到底什么是质性纵向研究？和量化纵向、横断面、回溯叙事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回应：您好。衷心感谢您为完善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除了在原文中给出的 QLR 的概念之外，质性纵向研究是一种将时间、时间的流逝以及变化过程本身置于分析核心的研究方法。它通过前瞻性地、重复地收集同一组参与者或环境下的质性数据（如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旨在追踪并理解个体的经验、意义与行为如何随时间而展开、转折与成型（Hollstein, 2021; Neale, 2019）。其核心目的在于揭示特定现象随时间运行的深层机制(Neale, 2021)。我们还进一步补充，以“时间与变化”为分析核心、前瞻性追踪与递归性数据生成、致力于揭示过程的深层机制是 QLR 的主要特点。

和量化纵向、横断面的区分方面，文中进一步指出，为明确质性纵向研究（QLR）的独特定位，有必要将其与量化纵向研究和横断面研究进行简要区分。与量化纵向研究相比，QLR 不追求大样本的统计推断与变量间的因果建模，而是通过深度质性数据，揭示变化背后的主观意义、情境机制与非线性轨迹。与横断面研究（无论是量化还是质性）相比，QLR 不满足于单一时间点的“快照”式描述，而是通过前瞻性、递归性的多次数据收集，将“变化过程”本身作为核心分析对象。

和回溯性叙事的区分，我们在 2.1 澄清与定位：QLR 与传统质性研究中的时间性新增了一段论述：与回溯性叙事研究相比，QLR 不依赖参与者对过去的单一回忆，而是通过在真实时间中追踪，捕捉意义的即时建构与后续重构，从而捕捉到“当时的感觉”与“后来的看法”之间的变化。

意见 2：在讲例子时，还多补充补充一些国内的质性研究例子，特别是心理学方面的质性研究例子。

回应：常感谢审稿人提出“多补充国内心理学质性研究例子”这一极具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完全认同，增强文章的本土关联性与学科贴近性，对于推动质性纵向研究（QLR）在中国心理学领域的应用至关重要。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对全文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在“讨论与展望”部分重点补充了以下内容：明确列出了多项体现了“时间性自觉”的国内心理学质性研究。我们系统引用了张秀敏和杨莉萍（2018）、张丹丹等（2019）、刘甜芳和杨莉萍（2018）、李波等（2025）、孟祥寒等（2021）等多项研究。这些研究通过阶段划分、过程模型建构等方式，明确进行了对“时序变化”的探索，体现了对“时间性”的自觉探索。我们也特别引用了 Ma 和 Cavanagh（2026）在中国情境下对 6 名教师进行前瞻性质性纵向访谈。该研究直接涉及教育心理学核心构念——自我效能感，是典型的发展取向 QLR。这些研究都体现了中国心理学在质性纵向研究上的自觉探索。

在 3.2.2.1 递归横断面分析部分中，新增了中国学者采用该方法的研究案例（Zhang et al.,2024; Wu et al., 2025）。

第四轮

编委 1 意见：

作者对各位评审专家的意见给予了恰当回应，并在内容上做出了实质性改进，目前稿件已基本符合发表标准。仅建议在研究质量标准方面做两处微调：其一，结果的可信性（credibility）与可依赖性（dependability）属于不同的质量标准，建议明确区分二者的英文术语并分别阐述；其二，反身性或反思性（reflexivity）并非质性纵向研究独有的特点，而是所有质性研究均应关注的普遍性质量标准之一，建议调整其在文中的位置，避免将其置于纵向研究专属特征之下。基于上述修订建议，本稿件可送终审。

回应：衷心感谢审稿人提出的关于“明确区分可信性（credibility）与可依赖性（dependability）的英文术语并分别阐述”的宝贵意见。我们完全认同，在质性研究的质量标准体系中，这两个概念具有不同的理论内涵与评估侧重，需要予以清晰界定。

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第 4 章开头专门设置了“4.1 通用质量标准：QLR 的学科基石” 这一小节，将这些标准作为“基础层”进行整体呈现。修改后的表述如下：

作为质性研究大家庭的一员，QLR 首先必须满足质性研究领域广泛认可的通用质量标

准(Lincoln & Guba, 1985)。这些标准包括：可信度（Credibility）即研究发现是否真实、可信地再现了参与者的经验世界。可转移性（Transferability）即研究结果能否为其他情境或群体提供有意义的参考或启发。可确认性（Confirmability）即研究解释是否扎根于数据，而非纯属研究者主观臆想，其他研究者能否从数据中逻辑性地追溯该解释。透明性（Transparency）即研究过程的决策逻辑、步骤演变与局限性是否清晰、公开，可供读者与外部审核者审查。这些通用标准构成了评估任何一项QLR研究是否“合格”的基础。然而，QLR应对“变化”的本源使命（即其独特性），要求我们在评估其质量时，不能仅仅止步于此，必须向前一步，聚焦其因“时间”而生的独特挑战与可能。

感谢审稿人关于“反身性（reflexivity）定位”的精准意见。您指出的“反身性并非QLR独有，而是所有质性研究均应关注的普遍性质量标准之一”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批评切中了我们最初表述中概念层级不清的问题。为此，我们大幅度修改了原文表述，强调反身性和所有质性研究的关联，同时也突出了反身性在QLR中的特异性，即“过程追踪”式的反身性。修改原文表述如下：

再者，反身性虽是所有质性研究的基石，但在QLR中，因其跨越时间，反身性被赋予了更强的“过程性”维度。研究者必须意识到，研究者自身也是一个随时间演变的“能动体”（Balmer et al., 2021）。研究者的理论预设、情感体验甚至研究关系本身，都可能成为驱动或歪曲分析的核心因素。为系统应对这一挑战，研究需建立时间性反身性机制：撰写详细的反身性日志，记录每次分析时的理论困惑、与参与者的关系动态以及研究者的主观感受（如长期接触产生的共情或倦怠），并标注数据生成的时空背景（Finlay, 2002）。这种“过程追踪”式的反身性，旨在将研究者的演变过程本身也纳入分析的视域，从而保障整体解释的可确认性。

编委2意见：

总体看，经过多轮审稿和修改，本文较好回应了前期专家提出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在质性纵向研究的概念界定、与量化纵向研究及一般横断式质性研究的区分、时间性与变化过程的分析框架、资料收集与分析策略、质量评估和伦理问题等方面，已有较明显改进。

我认为，本文的选题具有一定方法学价值。国内心理学界对质性纵向研究的系统介绍和方法讨论还不多，文章围绕“时间与变化”这一核心问题，尝试梳理QLR如何从研究设计、资料生成、轨迹分析、三链分析到质量评估中体现过程意识，对推动心理学研究从静态描述走向动态过程理解有积极意义。作者也补充了部分国内心理学质性研究案例，增强了文章与本

土研究实践的关联。但发表前仍建议作者作小幅修改：

意见 1：全文应进一步统一 QLR 的定位。建议将其表述为“质性研究中突出时间性、过程性和变化机制的研究取向或设计框架”，避免再出现“独立方法论”、“范式革新”、“范式转型”等容易引起争议的表述。

回应：衷心感谢审稿人提出“全文应进一步统一 QLR 定位”这一深刻且关键的意见。我们完全认同，将 QLR 表述为“质性研究中突出时间性、过程性和变化机制的研究取向或设计框架”更为严谨，可有效避免“独立方法论”、“范式革新”、“范式转型”等表述可能引发的学术争议。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对全文进行了系统性的审查与修改，核心原则为：删除所有绝对化、争议性的定位表述，统一将 QLR 界定为质性研究内部一个聚焦于“时间性与变化过程”的系统化研究取向/设计框架。具体修改关键位置，在引言中进一步界定了“质性纵向研究是一种将时间、时间的流逝以及变化过程本身置于分析核心，聚焦于时间性、过程性与变化机制的质性研究取向或设计框架”。另外，在讨论的开篇和结论部分都给予了这一定位的强调和强化。我们对全文进行了通读，逐一排查并删除了“独立方法论”、“范式革新”、“范式转型”以及任何暗示 QLR 与传统质性研究方法处于哲学对立层面的表述。

意见 2：对“传统质性研究”的说法还需更谨慎。质性研究本身是伞概念，叙事研究、扎根理论、心理传记等本就包含不同程度的时间意识。建议改为“部分横断式或一次性资料收集的质性研究”，避免把既有质性传统简单化。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提出“对传统质性研究的说法还需更谨慎”这一极其精准且富有学术严谨性的意见。我们完全认同，“质性研究本身是伞概念，叙事研究、扎根理论、心理传记等本就包含不同程度的时间意识”，仅用“传统质性研究”这一笼统表述，确实有将丰富的质性研究传统简单化、对立化的风险。

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对全文进行了系统性的审查与修改，修改遵循以下核心原则：避免将 QLR 与一个被简化的“传统质性研究”整体对立，而是将其与具体的“横断式或一次性资料收集”的设计进行比较，并明确指出 QLR 与叙事研究、扎根理论等经典方法共享社会建构论根基，是对其“过程性”哲学关怀的深化与系统化操作。

具体修改体现在以下关键位置：第 2.1 节“澄清与定位”（核心修改）：我们彻底重构

了该节的论证逻辑。首先，我们主动澄清“叙事研究、扎根理论、心理传记等方法，旨在理解生命历程与意义建构……可视为对时间性的一种广义探索，共享社会建构论根基”，以此承认并尊重既有传统的价值。然后，我们将批判焦点从“传统方法”本身转移到具体的应用局限上，明确指出，在大量实际操作的质性研究中——尤其是那些采用单一时间点横断面设计，或主要依赖一次性回溯性访谈的研究——时间往往被降格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载体”或“语境”（Balmer et al., 2021）。

全文其他相关位置：我们已对全文进行了通读，将所有泛指“传统质性研究”统一替换为更精准的指称，单一时间点横断面设计，或主要依赖一次性回溯性访谈的研究。

意见 3：文章仍略有方法综述色彩，建议在引言末尾进一步明确本文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把“时间与变化”转化为可设计、可收集、可分析、可评估的质性研究过程，以增强问题导向。

回应：衷心感谢审稿人提出“文章仍略有方法综述色彩，建议在引言末尾进一步明确本文要解决的问题”这一极具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完全认同。在文章的摘要部分和引言结束的时候，都明确提出了全文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如摘要中，如何将“时间与变化”有效转化为可设计、可收集、可分析、可评估的研究过程仍有待系统回应。

引言末尾，我们提到，尽管上述潜力已获广泛认可，但将“时间”与“变化”转化为可设计、可收集、可分析、可评估的研究过程，仍是 QLR 建设的核心挑战。现有文献缺乏从理论框架到操作实践的系统性整合。本文正是为回应这一挑战而展开。在梳理 QLR 理论内核的基础上，系统阐述其数据收集、分析实践与质量评估框架，旨在为心理学研究者提供从“理解变化”到“研究变化”的系统化指引。

意见 4：摘要和个别表述还可再凝练，尤其要避免“可验证”等带有量化研究色彩的说法。建议统一 QLR/LQR 术语，通核参考文献、表格标题和正文指称，清理可能残留的审稿回复痕迹。

回应：衷心感谢审稿人关于“摘要和个别表述凝练”以及“统一术语、清理痕迹”的细致意见。我们完全认同这些修改方向，这有助于提升文稿的规范性、严谨性和学术品质。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对全文进行了通读与逐项核查，具体修改如下：我们已对全文（特别是摘要和

正文）进行了逐句筛查，清除了“可验证”等带有量化研究色彩的表述，统一采用符合质性研究范式的表述，如“可信度”、“可转移性”、“可确认性”、“透明性”等。例如，摘要中原来的相关表述已调整为更贴近质性研究话语体系的措辞。我们已在全文（包括摘要、正文、表格标题、图注以及参考文献）中将术语统一为 QLR（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Research/质性纵向研究）。我们已清理了此前多轮修改中可能残留的蓝色、红色等字体标记。最终的修改稿中，所有修改均已融入正文，没有保留审稿过程的格式痕迹。我们对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著者-出版年制）、表格标题的序号与格式、以及正文中的引用是否规范和统一进行了最终校验。

意见 5：结果的可信性（credibility）与可依赖性（dependability）属于不同的质量标准，建议明确区分二者的英文术语并分别阐述；

回应：衷心感谢审稿人提出的关于“明确区分可信性（credibility）与可依赖性（dependability）的英文术语并分别阐述”的宝贵意见。我们完全认同，在质性研究的质量标准体系中，这两个概念具有不同的理论内涵与评估侧重，需要予以清晰界定。

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第 4 章开头专门设置了“4.1 通用质量标准：QLR 的学科基石” 这一小节，将这些标准作为“基础层”进行整体呈现。修改后的表述如下：

作为质性研究大家庭的一员，QLR 首先必须满足质性研究领域广泛认可的通用质量标准(Lincoln & Guba, 1985)。这些标准包括：可信度（Credibility）即研究发现是否真实、可信地再现了参与者的经验世界。可转移性（Transferability）即研究结果能否为其他情境或群体提供有意义的参考或启发。可确认性（Confirmability）即研究解释是否扎根于数据，而非纯属研究者主观臆想，其他研究者能否从数据中逻辑性地追溯该解释。透明性（Transparency） 即研究过程的决策逻辑、步骤演变与局限性是否清晰、公开，可供读者与外部审核者审查。这些通用标准构成了评估任何一项 QLR 研究是否“合格”的基础。然而，QLR 应对“变化”的本源使命（即其独特性），要求我们在评估其质量时，不能仅仅止步于此，必须向前一步，聚焦其因“时间”而生的独特挑战与可能。

意见 6：反身性或反思性（reflexivity）并非质性纵向研究独有的特点，而是所有质性研究均应关注的普遍性质量标准之一，建议调整其在文中的位置，避免将其置于纵向研究专属特征之下。

回应：感谢审稿人关于“反身性（reflexivity）定位”的精准意见。您指出的“反身性并非 QLR 独有，而是所有质性研究均应关注的普遍性质量标准之一”是完全正确的，这一批评切中了我们最初表述中概念层级不清的问题。为此，我们大幅度修改了原文表述，强调反身性和所有质性研究的关联，同时也突出了反身性在 QLR 中的特异性，即“过程追踪”式的反身性。修改原文表述如下：

再者，反身性虽是所有质性研究的基石，但在 QLR 中，因其跨越时间，反身性被赋予了更强的“过程性”维度。研究者必须意识到，研究者自身也是一个随时间演变的“能动体”（Balmer et al., 2021）。研究者的理论预设、情感体验甚至研究关系本身，都可能成为驱动或歪曲分析的核心因素。为系统应对这一挑战，研究需建立时间性反身性机制：撰写详细的反身性日志，记录每次分析时的理论困惑、与参与者的关系动态以及研究者的主观感受（如长期接触产生的共情或倦怠），并标注数据生成的时空背景（Finlay, 2002）。这种“过程追踪”式的反身性，旨在将研究者的演变过程本身也纳入分析的视域，从而保障整体解释的可确认性。

主编意见：同意发表